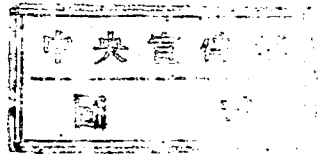


衛聚賢著

諸葛亮征八莫



說文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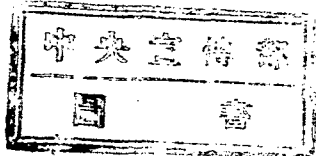
MG

5263.207

32-20814

諸葛亮征八莫

衛聚賢著



743

說文出版社



3 1763 1643 2

# 說文社出版書籍

說文月刊

說文月刊第一卷合訂本

說文月刊第二卷合訂本

說文月刊第四卷合訂本（即吳稚暉先生八十大慶專號）

古錢

古錢年號索引

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

山西票號史

楊家將及其考證

李闡王

秦良玉

雷峯塔

重慶屋簷下

草書概論

小說考證集

衛聚賢 每册十五元

衛聚賢 每册三百元

衛聚賢 每册二百五十元

衛聚賢 每册四百元

衛聚賢 每册一百元

衛聚賢 每册五十元

陳志良 每册一百二十元

衛聚賢 每册一百元

衛聚賢 每册七十元

懶道人 每册五十元

李慶成 每册五十元

衛聚賢 每册三十五元

徐昌霖 每册一百四十元

劉延濤 每册三十元

衛聚賢 每册八十元

#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考

衛聚賢

諸葛亮出師表言南征時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余於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在重慶新民晚報上發表「諸葛武侯征八莫」，是推論的，友人又以考見促，故爲此文。

## 一、不毛

不毛如鳥獸身上不生毛，比喻地上不生植物，不可耕種之地。如公羊傳云：「錫之不毛之地」。三國志蜀志王連傳云：「時南方諸郡不實，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言南方爲不毛之地。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不毛，是不是即謂「不毛之地」的不毛。因出師表與王連所言，係爲一地，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不毛，可解爲不毛之地的不毛。但「深入不毛之地」，同例的如子爲「如入無人之境」，而下有「之地」，「之境」作補充語，否則，「深入不毛」，「如入無人」，則不成詞。故「深入不毛」的不毛爲地名，方能成詞。

不毛爲地名在今何處？以現在地名言，則與緬甸的「八莫」音相近。

華陽國志南中志：「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廙遣兵乘空船南攻鹿豸，鹿豸民弱小，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將爲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爲逆流，擊船沉沒，溺死者數千人。後屬粟復遣六王攻鹿豨，鹿豨王迎戰，大破袁牢軍，殺其六王，袁牢入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袁牢人驚怖引去。應粟權，謂耆老曰：「袁牢略傲，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豨，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卽遣使詣越犍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爲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後漢書西南夷袁牢傳題云：「其王賢粟遣兵乘篋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豨」注云「豨音多，其種今現在」。

根據以上的記載：

1. 袁牢爲「甯州之極西南也，有：身毒（印度）之民」，「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六百里」，漢永平十年以故袁牢王國置袁牢縣，是袁牢縣應在保山騰衝以西。

2. 袁牢王乘船南下的江，當爲大盈江，江不大，岸狹，遇大雨故可逆流，以其方向與情況，以大盈江爲當。八莩正在大盈江與伊洛瓦底江交流處。

3. 東漢初年名爲鹿豨，三國時名爲不毛，唐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時）名爲鹿多，明爲八莫，現在名爲八莫，皆爲譯音。

4. 鹿豨爲中國屬國，袁牢兩次去侵均失敗，以爲宗國的「中國有受命之王」，於是也降中國，（水經注葉榆河條云「乘革船南下，攻漢鹿豨民」，明言鹿豨爲「漢」）由袁牢侵鹿豨至諸葛亮南征，共計一百七十八年，諸葛亮當往救鹿豨，係諸葛亮南征最遠處，故

曰「深入不毛」。

## 二、瀘

瀘，三國志諸葛亮傳注以爲卽漢書地理志的「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水經注云「禁水北注瀘津水」。華陽國志蜀志越巂郡，定筰縣有「瀘水」。景泰雲南圖經云「潞江說云怒江」。康輦紀行「潞江……入怒夷界名怒江」。是由瀘江轉爲潞江，再轉爲怒江，是「五月渡瀘」，應作「五月渡怒」，以五月渡怒江。

## 三、五月

出師表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八個字，表示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四條最艱難的事實。蜀志卷三後主傳云：「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由三月從成都起身，有兩個月的時間，到了「五月」是可以達到怒江沿岸的。

蜀志李恢傳「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越巂卽今西康的西昌，是諸葛亮南征，由成都經西昌，向西南行。而諸葛亮此行，目的在救永昌（見後），而永昌卽今雲南保山縣。故由成都經西昌至雲南保山縣，兩個月時間可以走得到的。

何以「渡瀘」要提出「五月」爲艱苦之事？因陰歷的「五月」天，正是怒江附近雨季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時期，荀季渡瀘怒江作戰，在三國時已視爲困難。（詳後）

## 四、深入

蜀志呂凱傳「雍闓……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闓。……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郃曲所殺，亮至南上表……以凱爲雲南太守……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爲永昌太守」。水經注葉榆水：「諸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亦可爲證。

吳派雍闓爲永昌太守，呂凱是永昌郡不韋縣的望族，拒絕雍闓到任，待諸葛亮平定四郡，「分建甯永昌郡爲雲南郡」，乃「以凱爲雲南太守」，是諸葛亮南征至今雲南保山縣境（卽永昌郡地）。

當時永昌郡轄八縣，卽不韋，（今雲南保山，昌甯，順甯等地），舊唐（保山潞江上游地），博南（永平），哀牢（騰衝等地），邪龍（蒙化），葉榆（大理），比蘇（雲龍），雲南（祥雲）。而八莫屬於哀牢縣境。諸葛亮要收復永昌郡八縣失地，以哀牢縣南向最遠的「不毛」，故云「深入」。

據旅行雜誌第十七卷第十期林煒的八莫撤退記，他說八莫係一平原，其北尙有十七英里平原，他們乘汽車行了十七英里，便從小道步行，每天走路很少，八天到了騰衝，預算

三天可步行至保山，因怒江橋斷繞道走了八天。是保山至八莫，最多不過一千華里，并不算遠。諸葛亮到了保山縣（永昌郡）在三國志是有證據的，再去救其屬國不毛（鹿率），到了他最遠的行程，故曰「深入」。

## 五、諸葛亮南征的情況

南方各地的變亂：

蜀志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那不實。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按牂牁郡在貴州德江縣，益州郡在雲南昆明，越嶲郡在西康西昌。

南征的情形：

諸葛亮主西路——李恢傳「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

馬忠主東路——馬忠傳「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李恢主中路——李恢傳「恢案道向建甯。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南至牂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

向朗爲後援——向朗傳「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軍」。

張翼、費詩、趙雲、楊儀從征——張翼傳「南平四郡蠻夷，輒有離割戰克之功」。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詩傳「左遷部，永昌從軍，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趙雲傳「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是趙雲當從南征。華陽國志劉後主志「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宏農太守楊儀爲參軍從行」。

華陽國志南中志「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撫。又畫牽牛負酒甕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勳亦如之」。永昌郡古哀牢國……諸葛亮爲其國譜也」，是諸葛亮曾征哀牢。

新唐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復，烏蠻別種也……蜀諸葛亮討定之」。

戰爭的結果，是——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諸葛亮傳），「賦出吏瀛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李恢傳）。

## 六、諸葛亮征孟獲

三國志馬良傳注引襄陽紀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觀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

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將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

華陽國志南中志「夏五月，亮渡瀾，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遠民長不爲惡矣！」遂平四郡」。

華陽國志南中志「益州夷復不從，闡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鵲三百頭，請前盡黑，滿勝三斛，斷木樁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闡斷木，略則，性曲，高不五二丈，故獲以欺夷……定元部曲殺雍闡……孟獲代闡爲主。按建寧今雲南曲靖縣，孟獲之族原居雲南曲靖縣。三國志蜀志李恢傳「恢案道向建寧，請

縣大相剗合，圍核軍於昆明……快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擊江，東接勝州，與亮聲勢相連」。是圖李恢於昆明者爲孟獲，李恢大破之，孟獲西奔，時諸葛亮在永昌（雲南保山縣），使昆明與保山之路通。南中志又云「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益州爲昆明，由永昌「渡瀘」乃向西，「進征益州」乃向東，由永昌向東用不着「渡瀘」，是「渡瀘」爲「進征益州」的「孟獲」。因孟獲由昆明西奔渡瀘而西，諸葛亮爲收復永昌郡屬縣及得國，乃「深入八莫」，「生虜孟獲」，「七擒七縱」，以服其心。

趙鼎禮云「緬甸曰狂漫」，按「緬」「猛」古音同，如「因」音近狂，加火爲「明」而近緬，又如岑念均從今聲，而岑近猛，念近緬。同以此例，而「漫」字可與「人」字通。如此，則「緬甸」猶可爲「孟人」。甸可解爲平原之稱，而緬甸亦可解爲孟人的平原地。

孟爲部落之稱，緬甸即孟部落人之地。是以在清乾隆五十年三月緬甸王入貢表文，自署爲「孟隕」。緬甸人自認爲是孟獲的後裔。

## 附錄 一

### 諸葛武侯在雲南的遺跡

旅行雜誌第十七卷第十期有程兆熊先生的「諸葛武侯在雲南」一文，他從各縣志中找出有諸葛武侯遺跡者六十條，他說「滇中關於武侯古蹟特多，茲據志籍得六十處。內中自當不少附會者，然亦武侯功德深入人心之所致也」。茲將其諸葛武侯在雲南遺跡六十條，抄錄於左：

- 一、富民縣諸葛營——在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南征時，曾置營於此，今名諸葛營。
- 二、宜良縣諸葛營——在縣南城外，自小石嶺至中營，地址方五里。
- 三、祿豐縣飲馬坵——在城西北金山。相傳爲孔明駐師飲馬處。
- 四、祿豐縣諸葛台——在城西三里。武侯征孟獲凱旋，駐軍於此。
- 五、趙州諸葛寨——在白崖北山頂。
- 六、趙州孔明壘——在城東北三里九龍山頂，址存。
- 七、祥雲縣力士營——在縣南九里。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處。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八、解雲縣諸葛故井——在力士營上。太僕如盤，四時不涸不溢，取之不盡。

九、祥雲縣諸葛寨——在城東北五十里，地名豪豬洞。南山頂有牆遺址；

一〇、祥雲縣青索鼻——在城西瀘首河岸。漢時，河岸如鼻，上栽青桑；名曰青索鼻。後

諸葛武侯征孟獲過此，駐兵西岸。無橋，用青蒲爲索千餘條渡之。故名青索鼻。

一一、賓川州諸葛壘——在城西八里虎臨山。孔明昔屯兵於此。

一二、通海縣駐軍坡——今城南諸葛山。

一三、鎭南州諸葛營——在城東二里。昔武侯駐師於此。今址尚存。

一四、姚安州明遺壘——在城東十五里輝蘿山，一存城北十二里。

一五、姚安縣武侯八陣圖——在苜池江石壁上；有人馬戰鬥之形。

一六、定遠縣諸葛營——在光法寺，今廢。其石馬，石羊，石鼓與斷獨尚存。村民習傳其

地無蚯蚓蟲；是爲遺跡云。

一七、定遠縣白石石泉——在獨立山下。卞傅武侯取水於此，以足軍食。

一八、河陽縣諸葛營——在城南五里。武侯曾駐兵於此。

一九、順甯縣武侯石柱——宋時，矣塔寨夷人掘得此柱。按之微動；欲求其本。雖經千人

力，終不能拔。

二〇、細甯縣諸葛營——在大雪山石垣。方廣約二里，有土人偶入其中，迷失舊徑；數日

始出。相傳爲武侯屯兵之所。

二一、南甯縣雙井——在北關外。一井兩竅。相傳爲武侯所鑿。

二二、南甯縣武侯閣——在縣北迎恩門外。四面荷池，中建爲閣。

二三、尋甸州會盟處——在城東六十里關索嶺上，有石標諸葛武侯會盟處。

二四、宣威諸葛營——在城東二里。一名古城。昔武侯南征，每兵斗土築城，屯兵於此，

今存。

二五、麗江縣武葛營——在城西南一百餘里。俗名白粉鷄。傳爲武侯南征時建。至今不

傾。

二六、麗江縣石鼓——在城西七十里金沙江邊。相傳武侯南征，立以鎮吐蕃府。石鼓面無

字。明嘉靖辛酉土知府本高平吐番，刻凱歌於其上。今存。

二七、鶴慶州諸葛寨——在城西一百四十里羅陋村。武侯駐兵處。

二八、劍川州諸葛池——在城南四里。在諸葛坡上。坡蜿蜒如虬；脊稍凹。有泉湧爲池，

方廣十餘畝。中有土壩，界池爲二；一方一圓，若圭璧然，其水洌。今盡墾爲田。

二九、劍川州諸葛治終處——在永磅後山。

三十、甯洱縣祭鐘洞——在葬芝山半石洞中。有銅鐘一，匡郭剝蝕。夷人每於春耕時，取

鐘祭之。祭畢，仍置故處，秋時再祭；則年穀豐稔，或不誠，歲即歉。相傳武侯所

五月渡瀟深入不毛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一一一

遺，迄今奉爲神物。

三一、甯洱縣六茶山遺器——俱在城南境。舊傳武侯歷徧六山，留銅鑊於攸藥，置鑊於莽芝，埋鑊於蠻巖；遺木柳於倚邦，埋馬鎧於革登；置撒袋於慢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樹，較五山茶樹獨大。相傳爲武侯遺種，今夷民獨祀之。

三二、甯洱縣孔明塔——在九龍山之西，南接莽巖孟良界，高十丈許。相傳爲孔明所建。

三三、甯洱縣祭風台——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視諸山。相傳武侯於此祭風。又呼爲孔明山。

三四、思茅諸葛營——在城東北斑鳩坡下。諸葛武侯擒孟獲。直抵莽巖；往來經過，駐兵於此；址尙存。有武侯祠；深溝高壘，址猶存。

三五、保山縣諸葛營——在城南十里。昔武侯屯兵於此。及還，漢人有遺留者，聚族而居；稱爲舊漢人村。

三六、保山縣諸葛井——在城東二十五里哀牢山。上有二穴；相傳去一寸五分，各圍三尺許；形圓如卵，可飲千人。夜有火光。孟春，居民視水之盈涸，以占歲之豐歉。相傳爲武侯鑿以濟軍者。

三七、保山縣旗台——在諸葛營前小海子內。相傳武侯建旗之所。

三八、保山縣右軍台——武侯南征時，右軍屯兵之地。或訛爲「書台」。又名將台。

三九、永平縣諸葛寨——在城北三里。

四十、永平縣打牛坪——在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相傳武侯南征，值立春日，鞭土牛於此。

四一、永平縣萬年椿——在城東漢源官莊。出土外五尺餘，入地不知其數。搖之則動，掘之不得其根。相傳武侯所置。

四二、永平縣十九古街——在漢邊大邑村，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商人與土人貿易。相傳孔明南征擒孟獲於此，土人往觀如市，沿而爲街。

四三、永平縣石塔——在城西潞江西岸。相傳武侯建，有大樹裹塔陰，周十餘畝。

四四、騰越鎮兵石——在武侯祠中。相傳在神座下。

四五、恩安縣八仙海石——在城東二十里。海中有島，八石屹立如人；土人謂之八仙。世傳武侯南征，曾留記云：「八仙倒，烏蒙了」。後果次第顛倒，故設流官。

四六、鎮雄七星營——在城西三百里大草壩。不生草木者七處，同七星。相傳武侯收濟火於此。

四七、蒙化石箭——在瀾滄江巡檢司北二里，有石長七尺，徑二寸；上銳如鏃，下圓如幹。相傳武侯所遺。

四八、蒙化繫馬椿——在城北三里許。屹立蓮左，相傳武侯遺前將軍關興銜蒙時，嘗繫馬

五月渡瀾深入不毛



於此。

四九、蒙化白塔——在海薰橋北岸大路下。今圯；祇遺塔盤。相傳爲武侯所建。

五十、永北諸葛遺弓——在紅巖山草坪中。石痕隱露，宛如弓形。

五一、永北祭劍台——在城南二十里。相傳武侯征南時祭劍於此。

五二、元謀縣諸葛磧——在白馬口。龍川江經流至此，兩山壁立，橫亘石龍，水穿龍腹而出。故老傳言諸葛南征時所開。

出。故老傳言諸葛南征時所開。

五三、元謀縣諸葛壇——在城北二十里清淵澗。相傳武侯征孟獲過此所築。址尙存。

五四、綠勸縣石泉——在城東一百二十里灑交營坡。坡有大石；泉出其上，終日不涸亦不

溢。相傳武侯南征至此，人馬皆渴；以劍斫之；得此泉。

五五、祿勸縣石柱——在桌革坎得數處。土人傳爲武侯平蠻所立。以鎮壓蠻方。夷人至今

不敢侵擾。

五六、黑鹽井諸葛泉——在司治北；俗呼蒼蠅溝。相傳武侯南征經此，令軍士飲之，云：

此水可消瘴氣。

五七、黑鹽井漢王村——在司治北魁星閣下。相傳武侯駐師於此，有疾病不能行者，因

屯焉；卽今錦繡坊也。土人不識武侯，呼曰「漢王」；故名漢王村。

五八、鹽豐諸侯營——在安豐井西南一里許山頂。相傳武侯南征，屯軍於此。

五九、南甯諸葛碑——在南甯州城中有武侯所撰文，立二碑。

六〇、楚雄縣古塔——在城西鳴鳳山嶺，相傳孔明南征時建，掘地斷山脈，以息妖氛。

按班洪風土記云：「諸葛營，土人多知大漢有聖人曰孔明，且傳其祖先爲孔明之百姓。關於孔明之故事，亦不一而足。爐房山有諸葛營……」。

按卡瓦山聞見記：「當舊曆二月七日，猛茅寨男婦登山祭孔明，土人相傳其地爲孔明開闢，年必祭之。卡瓦山諸部，亦每年相率登山祭孔明，惟其期或先後，以道遠不能至者，則遙望而祭焉。……來母之名公明山，余疑公明爲孔明異字，蓋土人視孔明於此山，而名曰孔明山，或以音近誤爲公明山，公孔疊韻，聲部亦相近，易於相混也」。是在八莫東南的卡瓦山，在傳說中爲諸葛孔明所到之地。

余以此事，詢之李清泉先生，伊云：保山，騰衝，密芝那，八莫等處，均有諸葛武侯祠，以是知諸葛亮曾至緬甸。

貴州苗民亦有從征，三借廬筆談羅甸國條云：「貴州古羅施思國，自蜀漢有彝酋曰火濟者，從武侯南征有功」。

廣西有諸葛武侯木匣：

粵西叢書卷十五侯兵書原條云：「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廣西有諸葛武侯的遺卒：

五月渡瀘漂人不毛

【西康載卷二十四巴人條】昔武侯立營住此，……遂留茲土，遣人斯在，尙能操巴音而歌鳥鳥。

西康有孔明造箭處。

康輿紀行「打箭鎗……諸葛亮征孟獲時，遣將郭達造箭於此，故名打箭鎗」。

## 附錄 二一

### 諸葛武侯征八莫

衛大法師

盟軍近攻緬甸的八莫，某甲問法師說：諸葛武侯出師表說他南征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應作「五月渡怒，深入八莫」。以雨季渡過怒江，深入八莫之地。而在一千七百一十九年以前，諸葛武侯曾作過此堅苦的戰爭。

法師答曰：諸葛亮南征，三國志不詳，華陽國志有一點。但他南征，要確指出是現在的甚麼地方？很困難考。大約總在川南滇北之區。以爲到達緬甸的八莫，似乎太遠些！

某甲曰：不毛作何解？法師說：不毛，以無獸身上無毛，此喻地上不生植物的。某甲對此解釋不滿，他有五個理由：

- 一、以地域言，蓋遠於瀘的地方，植物高大，靠近寒霧的地方，植物矮小。北方或有高山，而川南以南靠近熱帶，當無不生植物之地。
- 二、就時代言，秦以廣西爲象郡，以其地產熱帶大動物的象。三國距秦四百餘年，氣候當無多大變化。四廣不遠之地，當無不生植物之處。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三、如其地不生植物，孟獲之族何以爲生？諸葛武侯南征，帶了多少糧秣在還無植物地方應用？

四、『五月渡瀘』，若係在瀘縣附近，而蜀都於成都，距瀘縣甚近，蜀之邊境不在瀘，何以卽言『深入』？武侯入蜀攻巴州擒顏嚴，未嘗言長江難渡。瀘縣附近無特別難渡處，尤其是陰曆的『五月』天！

五、中原演戲，是諸葛亮七擒孟獲；而緬甸演戲，是孟獲七擒諸葛亮。如諸葛武侯當日未征八莫，緬甸人何以如此作戲？

根據以上五點，某甲的結論是『五月』爲雨季，行軍甚難。瀘與怒音同，當爲怒江，不毛當卽八莫的對音。

法師說：法師到此寶山，由越南經滇池而來。尙未往西天朝我佛如來，途次不經，未曾目覩，不敢亂言。法師現在的法力，尙不能運用慧眼以觀過去，諸葛武侯征八莫一事，是死無對證。

## 附錄 三

### 三國演義的南征

三國演義自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興師」起，至第九十一回「祭潞水漢丞相班師」止，共計四回半，按全書爲二百二十回，而南征約占百分之五弱，可知作三國演義的人，對於諸葛亮南征的重視了。

三國演義爲明代作品，距三國時甚遠，當不足作證。但其中也有些根據，茲言於左：

#### 一、西洱河

第八十九回說「前有二河，名曰西洱河」。按西洱河在雲南大理縣東，卽水經之葉榆水。當隋開皇十七年，南甯夷開豎玩降復犯，以吏萬歲徵上，至南中「過籍葛亮紀功碑，渡西洱河」。（見隋書卷五十三史萬歲傳及資治通鑑，隋紀開皇十七年條）。又新唐書南蠻傳南詔條云「初，鳳迎異築栢東城，諸葛亮石刻尚在，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搭搭」。是諸葛武侯南征西洱河，不見三國志，而在隋唐時其紀功碑尚在西洱河東，演義作者當有所據。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二、藤甲

演義第九十回云：「孟獲請馬元王，引三萬藤甲軍」，又云：「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滾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編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澆，刀箭不能入。」又據怒江以西卡瓦山盛產藤，粗實如篾子大，編為各種大器物，其細者編為小器物，又編成手鐲，經汗浸久變為紅色，名為「紫藤」。以藤作為鎧甲，在唐代已如此，如新唐書南蠻傳云：「蠻王，本林邑也（在安南）；藤為鎧」。其造法是否如演義所言，但以火燒藤則必易，是三國演義作者當有其根據。

三、銀坑洞

演義第九十回云：「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又云：「洞外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又云：「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城。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溫甘」。據民國十八年美國工程師韋柏調查卡瓦銀鑛報告書云：「卡瓦山鑛產，其地位在卡瓦山外部，鑛質，則分頭二兩種，頭等者每噸含銀八十六安斯，二等者每噸含銀六十二安斯」。鑛床傾斜角度，約三十五度，厚一百英尺，其間每三英尺爲厚一二英尺之石灰所間隔。：爐房，東界小南米江，西界大南米江，南界大黑河」。與此正相符合。宋應星天下開物云：「凡銀，中國所生，今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如開礦煎銀，

惟滇中可永行也。孫士毅蘇精和靖乾隆三十五年成書云：「永昌順寧以外，茂隆山厥（土語茂音藏，隆音大，茂隆山大厥也）明時開厥甚旺。基卡瓦之儀儀在明代已開。又東華錄乾隆十一年雲南總督張允隨奏：「永順東南級外卡瓦葫蘆會長蚌說稟稱，其地有茂隆山厥，山厥大旺，內地民人吳尙賢，赴郡請採辦。是東山北三江之處有銀礦，九三九年緬甸兵產銀六百餘萬英兩，三國演義作者嘗有所據，而不是向壁虛造的。」

#### 四、孟獲與孟優

蜀百鎮述的白夷，尙有孟獲孟優孟倫的傳說：

「獲遠的酋夷，獲說，孟獲是衣服的發明者，獲衣服是用棕皮麻皮把竹殼及竹皮編串起來的，女子到現在，腰間尙有竹殼圍着。孟優發明樂器及耕種。孟倫發明契約及劃分田地的方法。所以在二月初十，四月初十，十月初十，祭祀他們。祭時要殺七十二頭雞，二頭狗。村中男女，齊集在「關竹場」，祭祀他們。」陳志良的俚俗札記。讀文用刊第（二卷合訂本）。

孟獲的白夷傳說他們祖先爲孟獲孟優孟倫，孟氏兄弟三人，數目相符，而三人之中有兩人，孟獲孟優，姓名也相符，可知作三國演義的，也須有苗民中的傳說在內。

#### 五、九頭祭

第九十回說孟獲的餘城，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廟神像牛馬羊猴，名曰下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第九十一回祭瀘水一舊時國中因狼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按卡瓦山聞見記云：「人頭祭穀，每年二八月行之，事先，每築頭目，卜謀求人頭之方向，派百姓往伺於道旁，有路過者，突出而砍其頭以歸。定期而祭；且殺牲而祭之，祭畢呼囉聚餐，擲手笙舞，入暮始散。巫者安置人頭於木樁而豎之寨外」。以人頭祭，正是卡瓦山附近之俗，演義作者當有所據。

此點在堅瓠九集卷四饅頭條云：「事物紀原：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設陰兵以助之，必以人首設祭，神則享之爲出兵也。孔明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像人頭以祀，神亦享之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按事物紀原係宋高承撰，是此傳講在宋代已有。惟與演義言征孟獲事畢，渡瀘水而設祭者異。

根據以上五點，三國演義作者，雖無歷史的根據，只少總能明瞭滇緬交界處一部分地理情形，明萬曆十二年緬酋奔應裏（應作孟應裏），叛以騰衝遊擊劉綎，永昌參將鄧子龍，取蠻莫孟密，攻入隴川奔應裏從父猛勺降（見通鑑輯覽），當是根據此役的材料而寫在三國演義中的。況其含雲香以禦瘴氣，埋地雷以燒藤甲，與現在盟軍收復緬甸也有可參攷之處。

三國演義在從前係很普通的書，但在現在書荒的時期，就不容易找到，故將三國演義自第八十七回至第九十一回，附印於此，以作參考。

### 三國演義

####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祈禱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凡遇差徭，爭先具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

建興三年，益州飛啟：「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蠻之後，今連結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欲下城；止有永昌太守王矩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嚮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矩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

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嘗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莫莫！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臨選也。」孔明遂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速圖，且有馬超把守漢中諸葛關口；不必憂也。臣又得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西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得酌行之。」

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現爲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棄絕之重任，而自討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蠻之地，雖弱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攻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斷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

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偉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從事，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赴益州進發。先報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難在施家庄養病。每要起川見先主報仇，瘡疔未合，不能起行。近日步痊，打探得車馬俱人已皆謀戮，遂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求見。」

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遣人申報朝拜，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輒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私室無犯。

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起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於是高定令鄂煥爲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截了大寨，來迎蜀兵。

却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游部先鋒魏延，請將驍騎王平護入界分，正遇魏延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驍騎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問曰：「汝是魏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魏國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

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問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張飛，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關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

却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張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雍闓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說：「但是高定的人先死，雍闓的人盡殺。」衆軍皆聞此言。

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暫免其死，與酒食管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孔明又喚高定的人

五月渡瀘保入不毛

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賤以酒食。其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並朱褒首級以爲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捨來，決不輕恕。」

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命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隨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庸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軍士含詞答應。孔明以酒食賂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

雍闓作書謝而去，回見高定，呈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魏延商議。魏延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我魏延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無端以接孔明。」定曰：「如何下手？」魏延曰：「可設一席會，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坦然前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亦可攻其寨，某伏於寨前小路候之，闖可擒矣。」

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魏延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高定引衆殺魏延，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關上

再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搦方天戟，驍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燒一戟刺於馬下，就身取首級。關公下馬士皆降。高定走引兩萬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孔明高坐於帳下，喝令左右推轎高定，斬首報來。

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詐降？」孔明於陣中取出一縷赤髮高定曰：「此髮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降，何以瞞得？」定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昔於博望一戰，汝來詐降，方表真心。」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肯放了孔明，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

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後山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與賊與諸葛丞相，神機間之計害吾耶？」褒自墮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對關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關部三部，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

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關公與諸將入城，以城內城內。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虞？」位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屬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籌導宜。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

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食。」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納之。南蠻恃其地處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服之，明日復反。丞相大軍到此，必然平復，但班師之日，移師北伐曹丕，蠻兵得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願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分馬謖爲參軍，節統大兵奮進。

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連環計，遂聚五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元帥，第四洞乃兀突骨元帥，第五洞乃賈詡元帥，第六洞乃賈禰元帥，第七洞乃賈禰元帥，第八洞乃賈禰元帥。諸元帥曰：「今孔明入見孟獲，孟獲曰：『當今諸葛丞相大軍

來後我境界，不得不得力戰之。汝三人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獨主。此於分金銀也。結取中路，兼取那取左路，向會取右路。各引五騎強兵，依令而行。

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便喚王平馬忠而對之曰：「今兵三路而來，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諳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擊領軍馬，夾日平明進發。」

二人領命而去，又喚趙雲魏延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分路迎敵。」日幾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再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密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

張飛聽翼德合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懼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事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

二人快快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魏延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得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見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

雲從之，遂上馬巡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蠻人



，趕到木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本寨三結元帥大寨，軍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下溪洞並董荼那阿會哨各寨之後。」

趙雲魏延，聽知此語，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進敵，準備天明斷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哨寨來。每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

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

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哨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哨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着殺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哨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

少頃張翼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哨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

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必會暗使從便，掘井山路而走。故張壽以伏兵候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之。」諸將皆拜伏曰：「丞相神算，神前莫測！」

孔明押馮董荼那，阿會暗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漢，勿得助惡。二人泣，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必然自引兵而殺，便可就此擒之。」馬曉趙雲魏延，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

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騎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進洞進寨，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面蠻旗將兩洞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錦格紅錦袍，腰繫纓玉獅子帶，腳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口松紋鑊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

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

五月渡嶺深入不毛

三二

里。孟德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翼，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可後來攻之蠻兵大敗。孟德引部將死戰奮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

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寨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之無幾。孟德正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罕近，前面險狹，馬不能行，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於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德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

魏延解孟德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次帳中排開七面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鐵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孟德對空擗攘。得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德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與父母兄弟妻子必痛明而泣，若聽知陣敗，定然捋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孟德來。

不移時，前推波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

「不聽」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恃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奪我土地，何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我輩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時，我有一萬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其縛，與船家了，離寨酒食，給與鞍馬，整入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正是：

魏久掌印還放去，臥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戰否，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蠻王 識詐降二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乘馬上城，曰：「孟獲乃兩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縛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

當先孟獲行至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籠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時，差着一騎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

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在寨前，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時有

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時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况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無符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

衆會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弩礮石，無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

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

孔明自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旣遣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將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嚴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將蔣琰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和昔日先帝時於夷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個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兵自有妙算。」蔣琰等皆不聽其言。

忽報城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稟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被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此？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雖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淺，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

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懸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木下筏，只裸身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蠻洞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

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瀘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連環路口夾山而渡。那夾山中間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分撥軍士，立起寨柵。蠻洞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

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

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階級，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瀘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正當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又曰：『倘有土人曉得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

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北平將軍馬岱』旗號。獲曰：『最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隘來。

却說馬岱見蠻兵已到，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

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把守沙口。

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隘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盡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傳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

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會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茶都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

諸多會長，皆來告董茶都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通，不得已而反，想孔明神機萬測，曹操巧權尚自懼之，何況我蠻方乎？況我等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欲孟獲去我孔明，以爲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茶都曰：「夫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與孔明同的人，一齊同聲曰：「唯往！」

於是董茶都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睡於帳中。董茶都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都以手指曰：「汝等亦受我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效忠。」將曰：「不特將軍下命，某等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

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會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都先入中軍，見孔明，說其事。孔明更加賞勞，用好言撫慰，請董茶都引衆會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將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曾有言：『如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

###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不肯再捨得我，那領心吐膽歸降，並不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難處。」令左右去煮糲索，仍前賜以酒食，刻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

孔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利器，糧草器械，汝安能降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做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不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

孔明慨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舟送獲歸寨。孟獲來到本寨，舉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黃峽壩，與會時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上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把守隘口，自引軍到了來時寨，與諸蠻交接，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稱昨夜被糧草渡瀘水，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諸蠻商議曰：「如今高亮之計，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

孟獲領了兇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迺投孔明大寨

而來。及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獲大驚，急  
關平來營。本在外廂，遣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懿、費禕等共議中  
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懿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此來意否？」  
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

孔明從之。馬謖寫說，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論孟獲之計，吾已差派  
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遂喚趙雲入，向其詳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  
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秘密地分付。

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獲入帳。獲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被丞相  
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贖軍之資。稍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

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獲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  
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獲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  
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蓬頭跣足，身  
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席而坐，設諸將勸酒，飛歡相待。

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一喚天關之，具說：「諸葛亮受了魏延大  
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天玉身某等與大孟，今夜一齊，其  
裏應外合，以成大事。」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四〇

孟獲知其善，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偏，各濟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沿路並無一軍阻擋。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軍中燈燭焚煌，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獲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殷勤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

孟獲入帳間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獲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寨，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

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圍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禱詐降，如何騙得過我！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負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數

，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歸。」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縛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二齊釋放。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旌幟紛紛。趕到營前，馬借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釋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默然避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尙自昏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驍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督將雄略關三顧，堂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透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今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旣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

者完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與有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

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獵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

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兒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燎丁，直扣龍  
襄關。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駒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  
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刃，騎赤毛牛，口中尋罵；手下萬餘洞丁  
，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  
寨門前叫罵。

諸將大怒，皆來罵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  
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逆也；且宜堅守數日，俟  
其猖獗少解，吾自有妙計破之。」

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  
出戰否？」衆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其詳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  
計策先進，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  
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即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  
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  
而退，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運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車  
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棄寨而

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盧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

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僞曰：「此是諸葛亮權善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百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入自己之境。

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攔了，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刺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祇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

數騎發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鼓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酋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

，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獲兵皆感嘆而去。

少頃，張翼解孟獲至。孔明諄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

不一時，魏廷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命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厚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拿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

孔明卽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語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仇。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朵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

於是孟獲先叫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



說前事，衆思曰：「大王寬心；若川法到來，令他一兵一騎，不得遠鄉，萬萬萬死於此處。」

獲大喜，問計於衆思。衆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其水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內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蟲；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

「此處更有四個泉：一名暖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而死。三曰墨泉，其水微清，人若勝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虫鳥皆無，惟有滾伏波將軍會到，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懸旗做幟，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途，何有刀兵耶？」

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說！四泉之水，足以殲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俊終日與衆思大王筵宴。

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有幾人吟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

赤帝司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濤巨鯨驚。忍捨溪邊坐，庸拋竹裏行。  
。如何沙塞客，撥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聞馬飛報：「孟獲逃往赤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與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遺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况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却教斬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

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流將軍馬援之廟。平蠻回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尋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

五月澆灌深入不毛

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祐三軍！」

新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于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丈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醜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燄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飲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敵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

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中浴之，自然無事。夏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丞相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

本處山神，率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獲之上車，回到大寨。

法師曰：「此非山神顯聖，乃是當地老者，見諸葛亮對於孟獲已數擒數縱，知終不殺孟獲，將來孟獲者若知爲伊指出除瘴草等處所在，爲禍不小，故託爲神，諸葛亮亦知之而不加究，將計就計，故傳爲神人了。」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隨軍，連夜望山神所書去處，逕進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開得紫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纓，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哪，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

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隨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嵩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菓，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

五月渡滙深入不毛

五〇

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兵採，並謂「各人回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

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甚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牯牛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卽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

爲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慈霧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

兵不藥瘡癘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景皆不應。」**宋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運糧水漿，飲馬造食。**宋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宋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半宰馬，大賞兵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

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鄴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宋思大王**出人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熊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喜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

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陣外舞跳而入。**獲**拍掌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盞詣**孟獲****孟優**前。二子接盞，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盞擲下。座來，**宋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被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

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宋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人。**楊鋒**

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儉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鹽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無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儉并朵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正是：

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盡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以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一百里，直抵瀘甘，西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宮

廳樓台，以爲鑿玉巢穴。

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婦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事即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費蛇爲送，煮象爲，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申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意見？」曹宋舉，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

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蟲跟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齎書而去，却令衆思大王把守三江城，以爲前而屏障。

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由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五三



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籌藥備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確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營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說蜀兵懼甚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副，限一更時分應戰，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副，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

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障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皆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蠻兵參放弩時，大半早被箭下，餘者棄城而逃。孔明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收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梁恩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皆大驚。

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驚慌，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誰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聽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

方纔轉過河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發兵見之，都早兩路攔開。魏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鎗，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攔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張嶷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發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

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發兵圍住。望見魏夫人，挺鎗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驄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達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回在洞中，俾擒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喚馬伯超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領兵前去。次日，發兵報入洞中，誘魏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接應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罵罵，夫人急挺鎗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恐是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面落馬。

原來馬伯超伏在此，用料馬索絆倒，就裏縛縛，解投大營內來。魏延洞中皆來救時，

趙雲隨着曹操，孔昭端坐於轎上。馬備側視駝夫，人到孔昭急令武士去其縛，請本朝轎賜。酒罷，雲遣備往求孟德，欲送夫人張影。馬忠二將。

不勝其苦，乃謀，即於皮張影馬忠，還了孔昭。孔昭遂送夫人入洞，孟德接着。又喜又惱，忽與孔昭生計，益發出陣迎接，見其夫人駭着白象，身穿金珠璣絡，腰纏兩口大刀，領着六班明義虎，各執一子，各擁而入，狼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仇，獲大喜，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朝番將，騎獸而出，趨襲，魏延。魏延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立於陣前，見其軍士施器械皆別，人多不穿甲，盡裸身赤體。魏延隨身執四把藥刀，去圍口，不叫數步，但催命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帶鑽，身騎白象，德夫趨前而進，趨前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魏延曰：「人言汝吟吟之，只身未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執帶鑽，忽發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一夜奔衝，若虎豹豺狼，猛獸毒蛇，麋鹿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鄧錫兵如代撥營，往後便退。蠻兵隨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住。趙雲、魏延、收獲敗案，來托帳，請罪，魏延此舉。」

夫人孔昭說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有蠻有一「四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將別

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託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彩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在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領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縮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鈴，霎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既使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謔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聲騰，雲前進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佔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蜀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與禰禰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

孔明聽知，即喚張翼、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洞廊。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數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下洞廊壯士彈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孟獲豈不識計。」

五月渡瀾滄入不毛

如何曉得我！汝見一夫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滿意，汝只道吾深信，就來降，就就洞中，殺吾！一喝，命武士其搜身時，果然各帶利刀。

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孔明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偷然不服，欲待何時？」獲曰：「如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

雲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是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

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駐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兩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卽有桃葉正著，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習習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衣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

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識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喪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管。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卽死。如此蠻方，終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反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

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遍觀地理。山峻峻峻。

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如長蛇，皆危巖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中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

馬岱等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把守，所用之物，儘早完備，趙雲等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

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怏怏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引一軍，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却說孟獲統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前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此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斷殺，汝在背後教道」。

至一兩人商議已定。忽報蠻兵駐桃花渡口北岸，拉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河

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悉有埋伏，不遑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暗得，又令衆車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

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上進，令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讓前追殺，魏延蜀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路戰又敗，蠻兵占了蜀寨。

話休絮煩，魏延日戰日走，已數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前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展。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

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至十六日，魏延引殘敗兵來，與藤甲軍對壘。兀突骨騎象爲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寶珠璎絡，兩下勒出生蟒甲，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只白旗而走。兀突骨統



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車在營路，蠻兵都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撥下糧車而走。」

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

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

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炮打得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考！」左右將士，無不感歎。

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為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

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

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具騎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四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

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給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即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

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無吾於林內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油；名曰「地雷」。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棧；纔一發動，自須石裂。」

「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却令魏延賺兀突骨趁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開一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不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

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六三

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

却說孟獲與魏融夫人并壹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差，不文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令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前如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妾宗黨人等皆拜伏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

孔明曰：「公心服乎？」獲泣謝曰：「世子孫孫皆感丞相生德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請孔明上帳，設宴賀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安之地，盡皆遺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聽者欣然跳躍而去。後人有詩贊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油，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瀘洞傳威德，爲選高原立廟堂。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此服蠻夷之舉。今既已降服，何不置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以外人則當習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習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年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取糧，與相安於事無而已。」

衆人盡曰：「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

各送珍珠入 押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

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朝之。正淅。

塞外蠻人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

未知孟獲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初天，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鬼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鬼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牛狗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軍衆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岸邊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

孔明甚疑，卽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癘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

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嘗親自任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爲祭，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爲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吾自有主意。』臨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爲劑，刈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法師曰：『饅頭』應作『蠻頭』，以蠻子頭作祭，後用麵粉做蠻子頭蒸熟爲祭品。

故用同音的字爲『饅頭』。

嘗夜於瀟水上游，設香案，飾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旛招魂；將饅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人亡者陰魂曰：

我大漢皇帝，威震五霸，明繼三王。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靈尾以興妖，恣狠心而逞亂。我奉王命，問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螻蟻；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

但士卒兇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爲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冀沐兩申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効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爲流矢所中，魂掩泉台；或爲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

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

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爲異域之魂。我嘗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霑恩露，年給衣糧，月賜廩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

至於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既禱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甯帖，毋致號咷。聊表丹忱，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尙鑒！

讀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衆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灑水之中。

法師曰：緬甸在古代以五月爲雨季，印緬人水葬，人死了棄在大河中。以乞丐在雨季求食甚苦，乃感到鬼在雨季求食亦不易，於是於五月初以樹葉裹飯，擲入河中祭鬼。此中國於端陽節以粽子投水祭屈原故事之由來。六朝時人著荆楚歲時紀，已載此事。諸葛亮祭灑水，將祭物盡棄於灑水之中，蓋從印緬風俗。

按緬甸的雨量，依陽曆以平均計，一月是一一吋，二月是一二吋，三月是一七吋，四月是一〇六吋，五月是一二〇吋，六月是一三三吋，七月是一四五吋，八月是一五〇吋，九月是一〇二吋，十月是一一八吋，十一月是一四四吋，十二月是一三〇吋。由四月起至九月止，這六個月爲雨季，而陽曆的六月爲陰曆五月，其雨量平均爲一二二吋，是「五月渡灑」爲雨季堅苦的戰爭。

次日，孔明引大軍來到瀘水南岸，但見雲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渡瀘水，米穀輾轉金鑿響，凱歌凱歌。行到永昌孔明留凱王伉儷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家自回，賜其勤政獻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

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推鑾駕出郭三十里迎候，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忙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收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懼悅，朝野清平。

## 附錄 四

### 出帥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賞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敬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貞，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益於國濟，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且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行陣之務，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節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六九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七〇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還亦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效之於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效之於允等之容，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查字第三九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作者：衛 聚 賢

發行人：衛 聚 賢

印刷者：說文社出版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經售者：說文社門市部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定價：\_\_\_\_\_